

河

紀

河紀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專行河運

六月戶科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  
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  
濤險阻終屬可虞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  
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  
船三隻漂沒糧米幾五千石滄死運軍十五  
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

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旣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最早卽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乞勅詳酌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從之時張江陵反新鄭之政也

先是總漕王宗沐陳用海大計疏言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

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  
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敝滋兼以黃河  
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  
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  
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  
聚水所委眇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  
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警以起自太倉  
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  
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  
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  
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  
之缺計無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  
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  
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岷  
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  
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  
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

閘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  
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  
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  
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  
人裴耀卿劉晏皆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  
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面受  
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  
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  
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

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  
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  
丘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至于  
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  
猶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  
梁泰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  
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  
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  
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

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闕  
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畿正南矣  
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  
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尙  
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  
爲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  
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失於河又不能通變  
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  
中堂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



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觀其必無然趨避占  
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  
上報可

至是停止海運請復遮洋總疏言國初海運  
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  
遂廢然尙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  
年給事胡應嘉建議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  
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  
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

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  
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即改海運把  
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  
調海口爲狼山聲援從之

二年黃河沙壅海口決房村令河臣濬治

三月科臣鄭岳請疏言國家借黃河爲運道  
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倒  
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  
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

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飄蕩詢之地方父老  
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  
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  
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其邳州之  
淺房村之決呂梁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  
繇此也今不濬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  
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  
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爲魚未有  
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

圖曾獻濬州耙法以圓扒八尺橫於中以鐵  
爲齒齒列三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  
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訪而用之  
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  
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  
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採理  
之必然者命工部移咨各河道依法大加濬  
治

按宋神宗熙寧六年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

楊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  
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  
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劉總河天和師其法  
濬河著效

三年議開泃河

二月河道傅希摯言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  
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  
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  
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開河

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  
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日  
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惟  
今以資河為漕故強水之性以就我雖神禹  
亦難底績惟開剗泃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  
永圖耳泃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  
臣遣錐手步弓水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  
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南則起處  
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

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徙陟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泃口上下則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繹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碍挑挖大較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

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

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尙幸  
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  
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  
情事之洶洶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  
泇河泇河旣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  
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  
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  
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  
日不費之費他日所省抵尙有餘者也故臣



以爲開泃河便章下戶工二部看議

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泃河事宜  
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  
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急無賴於  
泃斷在可已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奉旨這侯  
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  
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漫興此  
議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  
爲阻撓勘官據其所言漫爾回奏都是搪塞

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居都會說利害  
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有許多推諉  
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轉誰有視國如家忠  
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  
且泃河之議正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  
後他每既說治河卽可以無漕便着他一意  
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  
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  
都拿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

升轉吏部該科記省

按加河爲漕運便路前翁大立議開爲潘季  
馴所阻朱司空衡竟題罷彼時高新鄭意在  
用海不在開加也此時張江陵當國意在罷  
海運而行加故於傅希摯之疏亟欲施行而  
部科之任不力潘司空再起謀終不協而江  
陵之異議滋起加議遂寢至三十二年李長  
垣化龍起自田間以司空治河決意開加僅  
費二十萬而工成避黃河三百里之險至今

賴之追憶江陵之才識誠不可及也

七月查國初糧運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  
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  
後平江伯䟽開清江浦江浦河繇天妃口徑  
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  
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  
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  
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剝開三里  
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

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塩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培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田空船至每二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

沿越規置進以胎水患從之

八月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  
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

四年總漕吳桂芳題專官修復高郵西湖老堤  
傍老堤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  
弘治間白昂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  
河通餉避湖者爲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爲中  
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圈田也嗣後

園田滄沒老堤傾圯萬曆三年泗淮南下衝  
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卽議修老堤甃砌  
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

志曰揚州東北二十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  
爲鹽河專爲鹺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  
鎮一百二十里是爲泰州州治州治而北不  
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  
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而北一百四  
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

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場草場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贏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顛一釜底古所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堤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



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

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均者也無彼此

一也言其分也則秦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

伯隄決先秦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

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秦寶

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爲近汜光隄

決先寶鹽而高興秦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

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

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

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間也水自喉入必腹  
滿而後從尾間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  
受者乎况大於喉小于尾間多其入少其出  
而謂不漲滿於腹也無是理矣

五年黃淮兩河交變海口壅阻命以督漕運兵  
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尙書總理河漕先推  
總河都御史李世達改推別用

時淮泗之水破高家堰黃河灌入青口挾淮  
泗南下泛濫淮揚間已而吳總漕報稱草灣

開通淮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銘  
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爲策宜簡方畧大臣一  
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爲新運計上令  
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于是吏部  
請以漕臣吳桂芳加銜總理得旨近來當事  
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  
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  
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

銀具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

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請濬雲梯海口䟽言淮揚二郡洪潦奔衝萬  
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以港歲久道堙入  
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而  
鹽安高竇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  
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  
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  
而議淮安管河通判改爲水利同知令其審  
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

何必專事雲梯并乞留後幫漕糧五萬石及  
輕齋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兩以  
備鳩工庶淮河各得所歸運道亦還其故下  
吏戶兩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揚  
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  
桂芳素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  
理即令悉心經畫舉行未幾桂芳以病卒

按明初之制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  
撫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關各有

主事一員專司漕運都御史勅諭則各有自  
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該管  
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  
䟽築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叅奏凡有  
便于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  
河漕事原歸一其後偶遇黃河潰決則專勅  
大臣一員往治竣事還京不常設後連有水  
患遂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  
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

主事不相屬也故總河勅云今特命爾前去  
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隄岸應  
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  
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  
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  
所仍嚴督各該管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  
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勅內  
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  
奏請定奪此原勅也後增入云近年沛縣屯

北漕河屬被黃河衝決已絕差官整理今特  
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  
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  
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勅亦爲黃河  
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寔專爲黃河也先年  
總漕都御史每歲押糧運進京會議往迴查  
看河道其後私托巡按奏留自嘉靖元年都  
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



洪淺阻糧運不通總漕乃具疏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料理自此總河總漕分爲二竟以漕爲米不知爲河矣而且彼此水火漕法始亂

是時河患孔殷朝議復行海運南工部尚書劉應節請開膠萊新河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

宜因山東劫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邊  
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  
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不世之功部覆原議  
聞見既真籌畫又熟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已  
出別生異見宜專勅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  
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  
這膠萊河議節經行勘俱爲浮議所阻劉應  
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斌改工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

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  
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爲通漕與治河事務不  
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處

劉司空濰縣人余曾於其家得開膠萊疏一  
冊極其詳備彼時江陵相亦銳欲舉行及徐  
司空受事捨引河之議而用泉水事難費大  
又與本省撫按相左而濟寧臨清開店者廣  
布流言劉司空復具疏題止夫都燕行海運  
天地自然之利也而成山大洋之險誠有可

畏如開新河自淮安入海至膠州入河出海  
倉口抵天津俱行海邊猶之行漕也顧數開  
數罷迄無成績崇禎十五年登撫曾公櫻曾  
疏請開之上發給銀十萬兩登人張司寇忻  
力撓之內閣陳演又妄信賀王盛之言請開  
文登養魚池適曾公陞去遂罷

六年詔復以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是  
時高堰崔鎮之決口俱未塞運道梗阻議者謂  
諸決口當勿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

之季馴巡視河干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  
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  
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  
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  
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  
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堰起武家墩經  
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  
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  
開而通曹也嚴五閘啓閉獨以待曹艘自徐抵

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於其淮  
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通

兩河經畧疏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  
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  
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  
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  
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  
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  
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  
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  
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  
池山柳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  
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  
許漕艘解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  
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  
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  
所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

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  
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  
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  
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  
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  
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  
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  
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  
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



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  
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  
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  
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  
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  
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  
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  
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

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

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枋  
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  
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  
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  
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  
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  
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  
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  
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

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開復故河疏略言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

結今之愈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與司

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  
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  
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  
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  
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  
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  
旣深建甌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  
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旣安  
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

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

築高家堰疏畧曰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任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曰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

其寶鍾成之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

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一帶田地盡行乾涸  
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  
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  
壅潰之患矣

季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  
善於我朝自宋元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  
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  
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  
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前

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  
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又曰或問河  
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  
孟水執事不戒損孟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  
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李興化春芳重修高家堰記曰高家堰在山  
陽西北四十里徧自漢廣陵太守陳登所以  
障淮也至我朝黃河由壽歷潁循淮而會於

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循渦而會于清

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闕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于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上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巡覽地宜遂決筴以築高家堰爲首務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可指見若中堰



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爲崩浪所  
湔洗日深潘公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  
俞尙志等率銳士以從堰合會六月霖雨復  
圯八月水落視諸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  
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  
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數十里舍近易  
役遠艱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  
堰將益危于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

屬分督中堰諸決口數日而塞惟大澗口繼

深傳云甌窳風雨夜果聞甌鳴塞決以埽每  
置一掃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無走  
者諸決口旣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  
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  
之沙自開矣乃益集徭夫增培之潘公與士  
卒同辛苦雖大風雪往來泥淖矻矻不少休  
堰成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  
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于諸堰密布椿入地  
深浪不能撼椿內置板板內置土土則致自

遠皆堅實者又剗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爲大  
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爲舖舍若  
干間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爲例  
云

十三年修寶應越河工成

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明初平江伯陳瑄  
築石隄于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  
而下無所宣後決爲八淺滙爲穴潭則興塩  
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汪洋

無際總漕李世達會巡按巡撫二御史請於石隄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爲隄九千二百四十二丈石隄三千三十六丈行隄五千三百九十二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弘濟

是年京師議行水利附載於此夫都燕而專恃江南之漕黃河遷徙無常漕河梗阻足慮

元人虞集曾建近海水田之議不能用至海  
運不至始令危素爲大農使於霸州文安一  
帶大開水田而已晚矣明人建京東水田之  
議莫詳於徐尙寶貞明按貞明於萬曆初爲  
工科給事中上疏請於近京瀕海沿邊之地  
疏再進建屯營嘗歷薊永真保某泉可引某  
水可渠言之鑿鑿有據會御史傅應禎建言  
廷杖貞明視之爲邏者所跡被謫行次潞河

著路水客談一書兵部尙書譚綸見之曰綸

久歷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時順天府臣張國  
彥道臣顧養謙方有事于興水田行之薊州  
玉田豐潤而效于是薦貞明召還爲尙寶丞  
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復疏薦上特加貞明  
尙寶司少卿賜專勅令與撫按官勘議貞明  
謂凡民難與慮始條列數款以釋民疑上命  
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巡關都御史蘇鄒  
復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  
田可墾者也畿郡之水爲患莫如盧溝滹沱

二河盧河發源於桑乾滹河發源於秦戲源

遠流長又合涑易潘電沙滋諸水散入各淀

而泉渠溪港悉從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

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滙爲

巨浸每當夏秋淋漓之時膏腴變爲瀉鹵菽

麥化爲萑蒲矣夫水患之當除大槩有三曰

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殺淀之勢也

曰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史盧暉於河

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津令黃

懋屯田雄莫等州置斗門引淀水灌漑民賴其利嘉靖初年巡撫許宗魯濬三岔口引渚淀入海而景州劉深開千頃窪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昔人遺法而近世行之有效者也工部請以鄴議并令貞明徧歷郊關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瀦蓄之法焉於是以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鑄督理墾田水利關防許便宜開水田至永平一帶相地形筭財力募南人爲倡業有成緒戚畹近侍皆有



近畿庄田恐奪其產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  
爲後害嗾御史王之棟疏稱不便上面諭內  
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  
餘畝棄之可惜不聽

後崇禎十五年帝御門袖潞河客談出示侍  
臣命戶部行畿輔水利大學士吳姓薦原任  
鄖撫袁繼咸起之戍所以寇亂而罷

十五年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踏看黃河衝決

並催督工程從大學士申時行所請也

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及東明長垣多衝  
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  
設都御史但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往河  
南等處踏看衝決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  
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  
調發期以初春起工夏間畢事卽伏秋水發  
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  
可保無患上從之故有是命詔河道隄防節  
年修築不堅以致衝決該管官五年內者巡

撫奪俸三月道官降俸一級內有養病致仕者不許推用現在論劾者從重議處

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

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束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隄而隄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甌淮安高寶

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鱉而  
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  
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  
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  
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  
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  
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  
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  
無窮章下所司常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

議開警家管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  
十六年四月起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爲右都  
御史總督河道時季馴以鑄職爲民言官交薦  
之至是凡四治河矣

六月季馴建開啓閉疏言黃河之水濁而強  
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  
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淮沙停而淤勢所  
必至黃水消落漕水隨之沙隨水刷不待濬  
而自通矣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

中河卽中陳瑛創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水暴發卽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苦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去伏稍失開閉之防遂至漂壅失常屢懷當宁臣于前月望至宿遷閱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偶長丈餘漫入洪口卽令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稍落於是啓板通漕衝刷成河通行無滯至閏六月等日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日隨

長落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  
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  
爲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馳行固急  
勢豪之開放不時數日之羈程不能待而千  
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綸音如萬曆  
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啓閉庶河渠永  
有賴矣部覆如請

九月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  
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

去總河督臣甚遠宜于撫臣稟書增無理河  
道一條與督臣協同行事詔從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  
人無筭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  
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  
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  
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  
季馴治河三仕三已總以河求故道築堤束水  
借水衝沙爲主



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以圖  
堅久謂縷遙二堤俱爲防河善法但宿遷以  
南有遙無縷獨直河以西地勢卑窪歲歲患  
水宜將堤查閱堅固却將縷隄相度地勢開  
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消患而費可  
省一接築遙隄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分則  
河遂奪緩則沙遂停宜自永賴亭以下接築  
遙隄計五百四十丈至董家溝止庶河無分

流而事可永賴一增支渠大隄以杜淤淺謂

徐成積潦悉繇新開支河洩出惟鬼山迤北  
王家林一段約長十餘丈迤南倪家林一段  
約長三十餘丈宜倣支河新隄之法築大堤  
一道自無塌損之患積水勢若建瓴矣一增  
砌石隄以固保障謂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  
原鑲石隄足當風浪其右隄南北俱係土隄  
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  
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爲始應用錢  
糧俱于歲修銀內割處八年之內准可通完

矣一濬河避湖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開迤南  
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  
里從滿家閘西攔河一壩使汶泗上源之水  
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  
又于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  
前議新砌湖邊石隄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  
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隄于  
運道民生所利非淺疏下部議

八月河決山陽衝決堤岸江都邵伯等處湖

水泛溢特設巡河御史一員督理

二十三年泗水爲患工部沈思孝疏叅在事諸  
臣上奪總河舒應龍職爲民條議科臣陳洪烈  
劉弘寶降極遠邊方雜職查勘科臣張貞觀彭  
應參以旣爲民免究潘季馴吏工二部查明來  
說今差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日作速前去勘議  
具奏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  
程會題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

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  
抑黃強導淮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  
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  
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  
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  
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  
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  
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  
淮漲于是淮揚之田盡可稼

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是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由芒稻河通江一十八里亦建石閘一座於是河水有所宣泄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時治河諸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淮而漕臣以黃家壩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水猶治病病

有的證藥有緩急淮黃的證也初因草灣之  
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  
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  
口空隙河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  
至沙勢隄防淮壅而潰爲患遂滋今欲爲治  
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  
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  
病根原在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  
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况科臣林熙春

河臣楊一魁業奉重託科臣張金程業奉特  
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河臣既身肩大役  
原疏所謂亦不過於六十八萬金而止國家  
亦何靳於此疏上定主分淮之議而功成  
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堙口溢於河南之  
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  
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總  
河尚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

按黃堙口乃賈魯舊開處也是年大決總漕



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恐河南徙嚙歸仁堤  
害將立見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堦口深淵  
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  
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  
浚黃堦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  
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爲患  
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  
又自黃堦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  
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

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命于決  
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  
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  
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  
以不治治之故歲可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  
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  
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  
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  
滕被侵下壅清淮則退而內瀦盱泗爲魚以

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等

河溝以爲之委祖陵雄處上游崇岡疊嶂涼

無可慮卽歸仁一閱見爲險要亦非水復舊  
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  
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  
泛濫雖不免爲下邑生民之害碣山水道當  
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  
其以堦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  
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  
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爲魚鱉乎較之  
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

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  
虞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  
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  
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列星布在在  
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  
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  
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碣山一邑之

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

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有南北村去  
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  
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  
事萬世之良圖也部覆如議上以河漕並設  
徒滋異議遂統屬一魁兼理尋詔還掌部事  
二十六年六月以吏部右侍郎劉東星改工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漕河東星旣循行  
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  
橫決其治在本兩制而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

次年告成晉官賜廩又次年渠邵伯之湖又次年議開泃河泃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汶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至是始決議贊成而會以病卒

請開趙渠疏言黃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

北徙蜀河而此河遂於萬曆七年總河潘季

馬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河決黃埔而

南徙繇韓家道口至趙家圈一百餘里衝刷  
成河卽先年議復之故道也繇趙家圈尋老  
河故道開挑繇東鎮曲里舖石將軍廟至兩  
河口直接三山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據運  
同趙焯等估挑濶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  
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  
河一開則是前大挑運河及大挑濁河工程  
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



之策則商夏迤西一帶舊堤宜行河南管河  
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毋河舊渠宜接挑寬  
濶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圈瀾漫易淤宜先挑  
支河擇迎流處所開口仍於對河南岸捲埽  
築磯背壩逼水直射以免復淤之患李吉口  
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前功似不可盡棄但  
自李吉口至鎮河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自趙  
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况大浮橋旣已

建開節蓄文泗之水則鎮口一帶濟運亦無

嘉於黃河也部覆如詩

三十年以河道巡撫曾如春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旣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旣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請速黜用河臣上命  
候代總河李三才暫攝三才受事後以河上  
情形具揭投部科工科據揭上言黃河故道  
已復陵運無虞惟是蒙牆決口未盡堵塞李  
吉口堅城集間有淺阻未盡挑濬南岸隄防  
卑薄未盡挑築義安山潰入小浮橋未盡歸  
一徐邳以隄岸傾圯未盡增幫而且憂憂乎  
歎河之難塞也防河如防邊師有三鼓河有  
三候六月是其一鼓也作氣時也七月則再

大澗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  
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挖灣  
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  
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  
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尙陽西堤頻年  
爲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陽湖漸高則  
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  
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樁下埽  
實上築堤以遏潮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

以梁委吳楚之法姑少嘗之以殺其勢仍候  
水信以爲工程可也若堅城以上深其中流  
徐邳以下高其兩岸使下流有所容上流不  
得決而舊河率以塞此十全之策固非今日  
所能辦亦今日所不可不辦也伏望亟勅工  
部飛檄當事諸臣依舊總河分派工程悉心  
料理以圖萬全上令採其語與新總河行之  
三十一年四月以原任川貴總督李化龍爲工

部尚書總理河道時吏部將各衙門所舉彙名

上請上特用之化龍既受事徧行淮徐鳳泗間  
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  
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  
疏言開泇河便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  
十二里原估一百五十萬止費二十萬兩而工  
成于是運艘通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  
已至迄今賴之

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畧言河自開歸而下  
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

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  
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  
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  
爲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  
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離  
符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旣  
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群議以興茲役  
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

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爲今之計惟守行隄開

泲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泲河開而  
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  
里之泲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  
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  
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  
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  
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  
過洪必約春盡寔畏河漲運入泲河朝暮無  
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



河紀下  
城向苦洪水暴至洧河既開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施行

化龍以平播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丁憂回籍上疏言臣思洧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台莊部山一帶尙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于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于彭家口台莊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

臣之料理如何者如此又念余卹之問黃可

設而盛八月則三設而竭矣今已河勢虛情  
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保之法謹避其  
鋒急保歸壩并固守諸要害可也然河非持  
久之水也每泛漲一次不過三四日旋落矣  
俟其水勢消落機有可乘合用張仁愿捨築  
三城之法即日萬杵齊發水漲復上可也至  
于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漫散決口既難  
猝塞而堅城諸處更無洩水之區恐其奔決  
口也愈怒其爲力也愈專此時合用周亞夫

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  
如此敢脩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

按李司馬長垣人爲近代殊絕人物當播會  
之變西南半壁已搖司馬譚笑取而郡縣之  
開泐之役幾議幾罷以江陵相之才力欲開  
而未能司馬唾手告成避黃河之險就平渠  
之安徽公開之此後二洪屢變漕之中廢也  
蓋已數十年矣人謂司馬治河之功與陳平

時汪大司農應蛟巡撫保定講籌轉水利以  
省江南輸輓言按境內山川圖蹟質以耳目  
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滹  
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  
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  
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  
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  
縣正官併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  
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矧

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

又疏天津葛沽一帶地廣人稀臣爲之相度疆理督行道府副協等官買牛置器開渠築堤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地共五千餘畝內水涸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

三千畝種豌豆者畝收一二石種旱稻者畝  
以畦立稿大約水稻可收六千餘石豌豆可  
收四五千石若盡依今法爲之墾地七千頃  
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  
朝上溢則取以灌溉於運河無妨白塘以下  
多竈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  
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厘  
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亦甚  
便

汪司農一代偉人所言水利鑿鑿宏議使能  
行之豈獨畿輔之福乎唐人都關中大修鄭  
白二渠歲漕一百二十萬除留於揚州者入  
關止四十萬太宗時斗米二錢此非畿輔水  
利之效耶而何必乞靈於一河也

天啓六年五月總河李從心開陳溝駱馬新河  
成

疏言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  
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

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據稱連年運船到此  
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  
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簞纜中  
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  
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  
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會議要自馬頰口起  
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  
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  
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



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保  
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  
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  
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啣  
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之苦  
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開龍門放水行舟  
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旣  
已竣運務亦永賴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  
以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繼則南直黃淮之河  
不虞旱而虞澇俱可勿慮矣

駱馬湖在宿遷縣西萬曆中因磨兒庄水溜  
時損糧船因築堤遏山東沂水入駱馬湖今  
出清江浦糧船進董家溝陳家溝由此湖入

迦河

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  
朱光祚一級帶罪後以蘇嘴決被逮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迦河從

之

八年秋九月駱馬湖淤阻舟總河尚書劉榮嗣  
開新河罔績被劾逮治

時駱馬湖潰決泲河運道中阻榮嗣創爲挽  
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  
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  
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之尺  
許其下皆沙每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  
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

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  
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  
入泃不願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  
嚇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  
參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  
錢糧撫按查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  
無不思其功者

按司空曲周人清真之品爲戶部郎時與同  
官鹿善繼留金花銀兩侃侃著譽人遂以東

林目之溫烏程此時大興黨論故覆之極慘  
致其父子斃獄不盡爲河工也其後臺省多  
糾烏程者曹景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  
宜從衆議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  
衆議而安其留於是大爲時論不許及外補  
上疏稱天子門生嚴旨革職

吏科給事中王家彥慎推河臣疏言河事至  
今日而難極矣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  
玄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不力

着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轍決口速繫  
就訊今榮嗣又以挽黃圖功提問繼之六載  
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墜言於鯀唐  
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諉是爲河之不可治乎  
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之未得耳  
夫河務與諸務不同以天時則陰陽風雨之  
異候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且數十萬  
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  
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課實非

其人之精勤無間夙夜則不能瘖手口而集  
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  
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銳強壯不能振朝氣而  
耐風櫛雨沐之劬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能  
破崖異而屈群策群力之効猶未也域中兩  
大事一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  
之事矣流寇披猖耽耽虎視萬一不戢一綫  
運道丸泥可封非其人之才堪爲憲猷足籌  
帷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威銷萌之

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  
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  
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遶過馬家濠  
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之  
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  
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  
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  
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  
云海運當講者二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  
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借湖泉而海又無之  
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爾山內  
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  
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此夷險明矣當日兵  
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  
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  
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濬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  
萊河其間通濬大河多造脚船如通州抵壩  
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倣古河陰洛口之運  
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  
直達卽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  
運無不可者

十五年九月流賊李自成合羅汝才之賊久圍  
河南開封城中食盡勢不能支巡撫高名衡與  
推官黃澍謀掘河灌賊使澍密啓周王許之壬

午夜掘朱家寨大堤河水奔入城圯周王及巡撫各官俱北渡溺宗民數十萬賊營高處亦沒萬人次年春二月差工部侍郎周堪賡治決口踰月工完

周司空汴河決口疏言從來治河不易治此時之汴河尤不易蓋平居之日卽有河患人夫埽料可一呼而集今汴省陷沒問官無官問人無人臣以不習水性之人一旦有此重

責惶悚無地臣因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久

官汴梁就而訪之言汴中形勢南高北下所  
患在河北荆隆口一帶舊常潰決河南重堤  
宋人所築號曰金堤取用許州立土堅如鐵  
石去年之決原出人爲非因河勢今河雖南  
流汜濫各縣未有渠道治之或不甚難惟得  
人分理庶易奏績臣堅問其人因薦懷慶府  
同知李芳蘊今陞南陽知府未任素饒材幹  
慷慨任事臣亦素知其人伏乞皇上念河工  
重大隻掌難支准留芳蘊與臣同事工部再

撥給現在銀兩使不束手臣單騎馳往庶可  
藉以報命以紓九重南顧䟽上乞之

自跋

河紀二卷非如史家河渠書蓋漕政也漕爲天  
下重務而其通塞恒視乎河河安則漕安河變  
則漕危漕之安危 國計民生繫焉重漕故當  
重河紀中紀治之人治之事治之言不厭其詳  
詳之者重之也海也者通河之窮也新河也者  
避海之險也至于理兩畿之溝洫省東南之輸

輓上法堯甸之粟米下稽唐輔之六渠汪大農  
徐璽卿石畫在焉有其舉之無問河矣嗚呼河  
之暴如猛獸制而伏之使不爲害力之大也屏  
而棄之使無所用謀之長也

都門八十一老人孫承澤撰